八編類纂

以六經正之何患其殽亂而付之一炬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五

稗編

諸家類　文

藝文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眞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

亦非患其殽亂

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藝文志

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

史闕文是大篆一大事

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大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

與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幷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畧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

諸子皆有一名賢之

并列焉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書契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

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

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

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

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

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君

耕識 等事皆卓

然可行不止于用今

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

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

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早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史記六家論

晉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詭術也 論諸子

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

於卷末而正定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敘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何謂也又曰金干土則五穀傷土干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鶩當鳬祠祀宗廟仲舒曰鶩非鳬鳬非鶩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春秋繁露

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决理於是見知腹誹之獄與湯傳又言湯請博士

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常秩謂孫復所學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此意春秋決事比

水心葉氏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種蠡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鼂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

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劉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紬矣然自晉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於世上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足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責之太過）其福也哀哉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爲後人所遵言其

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垢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爲衰微之苛歛、陳氏因爲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瑣爲市人不肯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管子）

黃震曰、太抵管子之書、其別有五、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爲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爲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使果出於管子、則亦謬爲之以欺世、殆權術之施於文字間爾、非管子

之情也管子之情、見於牧民大臣輕重諸篇、然牧民之篇最簡明、大臣之篇頗粉飾輕重之篇殆傅會、伐菹薪冬煑監三萬六千鍾爾謬稱妨農而春禁之使價長至十倍乃糴之於鄰國得黃金萬一千斤復請於周以黃金賀獻使金價百倍焉築陰里三牆九門使玉人刻爲璧者乃石爾謬請於周非彤弓石璧不得朝獻而使天下諸侯盡輸金珠穀帛於齊以易石璧焉北郭掘闕而得者一龜爾謬以十乘之使百金之裝賜其家爲中大夫名其龜曰無貲之寶以質丁氏乘三軍之師五月之糧貫至四千金焉凡其張無

爲有善於富國如此穀賤將流而他也則以石璧聘國京之家而民爭藏穀民貧無以償貸也則以石璧聘稱貸之家而人皆折券士大夫之家不恤其族也則滅城陽大夫之位而人皆散財發粟死事之後無以賞之也則縞素朝豪家使爭藏粟爲備俟賈長四十倍而官出四十倍之粟以賑之凡其轉虛爲贏善於足民如此通杭莊之水以致鳧鳥商人挾丸彈而商以貧沐途旁之樹以絕遊息農人皆務本業而農以富（沐去樹枝也）商重農輕則下令藏穀而農商以平西饑東豐則稅錢准穀而東西以平藏粟者不出則下

令出師伊有東者不行於是盡知困窮之數矣繇多
匡翰則下令聘鵾鵰之所在而民皆習遠射於是士
無匡翰之患皮幹筋角之徵重則下令高杠柴池車
馬罷絕皮幹筋角委積而諸侯之牛馬皆來凡其量
低與昂善於權民物之宜如此而又推其術以殘鄰
國焉嘗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即以虛聲攻萊而盡
并其地魯梁出綈綈則身先國人以衣綈使魯梁皆棄
農而織綈俟其田荒則倏賤之閉關不與通魯梁民
饑歸齊者十六而魯梁服萊莒生柴則鑄金鏡上以
市柴使萊莒皆棄農而採柴俟其田荒則倏止之閉

關不與通萊莒民飢歸齊者十七而萊莒服鹿生於楚狐白出於代器械出於衡山則買鹿買狐白買器械使其國皆棄農而爭應之民既饑困而歸齊楚與代與衡山又皆服不寧惟是龍鬬而稱天使臨郊林因以動人候之朝彗出而稱國有大事亦因以衰百姓之積凡皆鶩虛翼空隨物生智其在國者則神之以富其國其在隣者則愚之以戕其鄰離其在天者亦假之以威動天下而獵取為利顛倒一世要皆多為之術以成其私至若欲魚價之增而立五厲之祭寺柴價之增而賀北澤之燒貴人之斂藉苛不過使

之自養今顧色色鼓舞之以爲巳利甚至鬻討食兄鍼刃未邦每加分以盡其利其亦瑣屑甚矣故疑其爲附會抑此以其政言也若其書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弊臨死戒勿用豎刁易牙開方等說皆屢載而屢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爲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月齋戒以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龎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楊忱序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辭矣張巨山謂其心術內業等篇爲管氏功業所本意巨山

好道家學故云爾。黄震鈔　管子

晁氏曰秦公孫鞅撰鞅衛之庶孽好刑名之學秦孝公委以政遂致富强後以反誅鞅封於商故以名其書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太史公旣論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貞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

無他特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歎不能自脫也蔚子

黃震曰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凡先王之道爲亂而兼取申不害商鞅法術之說加深刻焉至謂妻子亦害已者而不可信蓋自謂獨智足舞一世矣然以疏遠一旦說人之國乃欲其主首去貴近誰將汝容耶送死秦獄愚莫與比老聃氏自全自利一切無情之流弊亦詎料至此應亦可悲矣然觀其書猶有足警後世之惑者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橫議往往故

爲無稽寓言以相戲劇彼其爲是言者亦未嘗自謂
眞有是事也、後世襲取其餘而神之流俗因信以爲
眞、而異端之說、遂至徧天下奈何韓非之說具在而
不察耶、韓非子

高氏子略曰劉向曰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按
左氏魯定公八年鄭駟歂嗣子太叔爲政明年殺鄧
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歂嗣於是爲不忠玆其行事、
固莫能詳觀其立言其曰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
又曰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其意義蓋有出於申
韓之學者矣、班固藝文志乃列之名家列子固嘗言

酒字不通 其譬喻耳 附類駁也

其操兩奇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法而子產誅之蓋既與左氏異矣荀子又言其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則亦流於申韓矣 鄧析

世所傳公孫龍子六篇龍蓋趙人當平原君時曾與孔子高論臧三耳至其著堅白同異欲推之天下國家使君臣上下循名責實而後能治者可謂詳矣自太史公劉向班固之徒率稱其出古之禮官春秋戰國之際士大夫咸昧於義理之中而專以利害爲說支蔓言飾譎行日馳騖於他岐沈溺於外物而卒至背畔於大道之統紀散散焉各不統貫老子亦日名

者實之賓也公孫龍蓋有審於是而言之或過是以頗滯於析辭而反闇於大體察焉而無用辯焉而忝惡鄧析之兩可惠施之多方皆是物也公孫龍子

伏犧氏以木王五行以生爲序神農以火黃帝以土少昊以金顓帝以水帝嚳以木堯火舜土夏金湯水周以木漢以火漢律曆志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師古注曰秦爲閏位不當五德之序漢火傳魏土晉金也論秦爲閏位

赤烏飛啓門圖錄云得麟之後天墜血書魯端門明日血書飛爲赤烏言漢代周也夫子見薪采者獲麟

孔子據圖錄知劉季代周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然火之意孔子絕筆於春秋者是木絕火王明周木當受漢也（周漢德運）

晉武帝泰始元年有司奏王者祖氣而奉其始終晉於五行之次應尚金金生於巳事於酉終于丑宜祖以酉日臘以丑日改景初曆爲泰始曆奏可（晉尚金）

史臣案鄒衍五德周爲火行衍生在周時不容不知周氏行運且周之歷年八百秦氏即有周之建國也周之火木其事易詳且五德更王唯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據以爲言不得出

此二家者假使卽劉向之說周爲木行秦氏代周改其行運若以相勝則克木者金相生則木實生火秦氏乃稱水德理非謬然斯則劉氏所證爲不值矣臣以爲張蒼雖是漢臣生與周接司秦柱下備覩圖書且秦雖滅學不廢術數則有周遺文雖不畢在據漢水行事非虛作賈誼取秦云漢土德蓋以是漢代秦詳論二說各有其義張蒼則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班五德賈誼則以漢土勝秦水以秦爲一代論秦漢雖殊而周爲火一也然則相勝之義于事爲長若張蒼黜秦則漢水魏土晉木宋金若賈誼取秦則漢土

魏木晉金宋火也五行更王相勝相生之義

雍熙元年四月布衣趙垂慶上書言本朝當越五代而上承唐統爲金德若梁繼唐傳後唐至本朝亦合爲金德矧自國初符瑞色白者不可勝紀皆金德之應也宋起運之說

徐鉉議國初祀赤帝爲感生帝于今二十五年豈可輕議改易又云梁至周不合迭居五運欲國家繼唐爲金德且五運迭遷親承曆數質文相次間不容髮豈可越數姓之上繼百年之運此不可之甚也其二

張君房議太祖禪周之歲歲在庚申夫庚者金也申

居西方金位納音是木蓋周氏稱木爲以金所勝之象也大宗登極之後詔開金明池於金方之上陛下履極舟徒貢白鹿姑蘇進白龜條支之雀來穎川之雉至臣又聞當封禪之時會郊貢白兎鄆上得金龜皆金符之至驗也 其三

謝絳議國家膺開光之慶執敦厚之德宜以土瑞而王天下然推其終始傳承周之木德而火當其次且宋梁不預正統者謂莊宗復興于後自石晉漢氏以及于周則李昇建國于江左而唐祚未絕是三代者亦不得正其統矣皆者秦祚促而德暴不入正統考

諸五代之際亦是類矣國家誠能下黜五代紹唐之土德以繼聖祖亦猶漢之黜秦興周之火德以繼堯者也夫五行定位土德居中國家飛運于宋作京於汴誠萬國之匯矣其四

術數

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爲孔子所作幷前合爲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紀曆樞含神霧孝經鉤

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郗氏袁氏說漢末郎中郗萌集圖緯讖雜占爲五十卷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玄並爲讖律之註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爲說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訞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毀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

頎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卽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秘府亦多散亡

所謂河洛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圖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紀曆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

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讖緯之說起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甘心與莽述同智於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玄專以讖言經何休又不足論矣二百年間推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回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傳會符命其源實出於此隋唐以來其學寖微矣考唐志猶存九部八十四卷今其書皆亡惟易緯僅存者如此

及孔氏王義或時援引先儒蓋嘗欲删去之以絕僞妄矣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學者所不道況其殘闕不完於僞之中又有僞者乎　論緯書

天文星曆五行之說尚矣黄帝風后漢河上公有三命一家藝文志不著錄也梁陶弘景始述三命抄略唐僧一行桑道茂劉孝恭咸精其術韓退之言李虛中善用人年月日時知人命貴賤壽夭者是已貞元初李弼乾又推十一星行曆後傳終南山人鮑該曹士蔿世係之星曆所謂十一星者日月五星四餘是也然而天體至圓二十八宿與之爲經日月五星皆

動物也且相循環運轉乎三百六十五度有畸之內與之為緯尚書堯典考四仲中星各以時異秦漢以來諸儒又推十二次度數十二國分野及所入州郡躔次乃若有一定不可易之處是何天運之常旋地維之不動者又若是參差不齊也哉晉天文志天市東南有十二國星其星有變各以其國將天之所覆至廣華夏之所占特東南牛女二宿之下歟此十二國星又與前十二國之分野異矣意者牛女二宿當十二次則為玄枵星紀之交當十二國則為齊吳濱海之地天運之常旋者本不常居地維之不動者適

有定處也然雖北極居天之中常　　北斗實爲
帝居運乎中央亦處人北蓋嘗北至幽州碣石之野
斗極且當人上北過居庸西渡狹水北斗已南逾而
下人且背之而馳矣由是觀之華夏之所占者豈直
東南十二國星哉未可以槩論也日君象也行則有
常月五星臣象也行則無常蓋日之常行也則有中
道曆家所謂黃道是已月五星既無常行乍南乍北
或贏或縮且或不出於周天二十八宿黃道之度而
雜犯乎河漢內外諸星此又豈可以區區算數多少
測之哉他則紫氣以狎彗孛以妖羅睺計都以蝕神

首尾古未嘗與七政並列春秋之書星孛或入北斗或在大辰本是妖星爲異老子之出函谷紫氣臨關亦是氛祲禨占王朴五代欽天曆又謂蝕神首尾僅行於民間小曆而已今其說一本之都利聿斯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謂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寶婆羅門伎士而曹士蔿又作民間小曆者此其爲術固異於甘石之舊矣夫以天地陰陽之合散而庶人庶物莫之能遺氣賦之形理賦之性性之體本粹然至善者也氣之運譬之草木春而榮秋而槁倏而凝聚忽而澌盡亦其宜

者苟不推之以一理之同而徒役之以多術之異不亦未乎嚴陵王生乃以範圍要訣一卷示予其法皆原於易又有過於三命十一星之外者列之以千百十零附之以氣名體性尤與潛虛擬玄者合也此其最近於理者歟將其人之創爲是法者亦且有得於河洛圖書之奥者歟故予又特采別說以序之 王氏範圍

要訣

後序

天以二十八宿爲體體則爲經有定所而不可易以五星爲用用則爲緯恒絡繹乎其間或遲或留或伏或逆固有常度而可以理測苟謂躔某宿則吉曆某

宮則凶猶或可言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河漢內外諸星又將何以占之哉或如前所謂生同一時者其躔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絕哉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其所入州郡躔次毫釐若無差忒者既可占國豈不能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也占命乎辨命

人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水之分氣也理生氣氣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今之言命

妙有趣

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毋也人子也毋子相感顯微相應天人之理也則亦何可廢哉

贈徐仲遠序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豫且得我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衛平乃援式而起對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與

使者問豫且即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廂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却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對曰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却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趣駕送龜衛平曰龜者天下之大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元王曰龜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

為無德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淫雨枯旱其罰必來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嘆曰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寡人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衆人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禍不妄至福不徒來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龜大寶也為聖人

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汩我
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
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
悅於是擇日齋戒乃刑白雉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
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使工占之所言盡當元王之
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強龜之力也故云神龜能夢於
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網。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
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
刀鋒。免剝剌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
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

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又柰何責人于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位，見食於蝦蟆。蝟辱於鵲，（蝟能制虎，見鵲仰地）騰蛇之神而殆於卽且。（卽且似蝗，大腹，食蛇腦）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物安可全乎。（龜策傳）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後為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封以大國。隋文帝

相工來和輩數人亦有當為帝者後纂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至為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纂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之禍耶為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

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延陵顧禾士亭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六

方編

道類

列禦寇

列子鄭人名禦寇問道於關尹子復師壺丘子林者商氏友伯高子進之道九年能御風雨行隱居鄭圃四十年無知者著書行於世劉向曰列子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黄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

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於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莊周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仕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六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作巢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

之屬背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覊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劉眞人

劉眞人德仁滄州樂陵人始生有光照其室及長讀

書稍通大義會宋靖康之亂徙居盤山太平鄉一日晨起有老叟乘犢車相過攜道德經要言授之曰善識之可以修身可以化人仍授筆一枝而去自是玄學頓進從之游者衆眞人乃取所授書敷繹其義以示人一曰視物猶己勿萌戕害兇嗔之心二曰忠於君孝於親誠於人辭無綺語口無惡聲三曰除邪淫守清淨四曰遠勢利安賤貧力耕而食量入爲用五曰毋事博奕毋習盜竊六曰毋飲酒茹葷衣食取足毋爲驕盈七曰虛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塵八曰毋恃強梁謙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學者宜世

守之金大定初詔居京城天長觀賜號東岳眞人傳
其道者幾徧國中且善於劾召之術趙氏爲狐所崇
眞人劾之里中塋兆自焚狐數百鳴嘯赴火死人共
神之然其養母如禮及喪祭一遵世教無踰度者後
若干年追封無憂普濟開明洞微眞人德仁卒陳師
正嗣師正行漁于洞德仁挈以入道能預知吉凶事
師正卒張信眞嗣有詩文數百篇號玄眞集傳于世
信眞卒毛希琮嗣當金之時兵戈擾擾希琮能以柔
而存希琮卒酈希誠嗣元憲宗甚尊禮之賜眞人號
曰太玄名其教曰眞大道仍給璽書護之希誠卒孫

德福嗣德德福卒李德和嗣德和卒岳德文嗣德文卒張清志嗣自德仁至此世稱之爲九祖云史官曰道喪千載諸子之言人人殊德仁在宋金之間髣髴老子遺意以化人人亦多從之者蓋其清修寡欲謙讓自守力作而食無求於人實與天理合也天理人心所同足以感召彼得之而此失之其亦有以也夫

周玄眞

周玄眞字玄初出居嘉禾後遷於姑蘇其父月心通陰陽家言用達官薦爲其學教授母林氏玄初生八歲教授君殁獨隨母以居踰四年忽有龎眉叟類道

人劍客者過之愛玄初精神謚曰不類塵中人製道家冠服被之玄初果喜又二年會上眞道院施如意囊橐貯諸物集四方人使探鉤取之玄初欣然仰天祝曰我誠探得第一即離俗無疑已而果然乃走嘉禾紫虛觀從李拱瑞爲道士拱瑞南谷杜眞人高弟以道行聞既得玄初授劾召鬼神之術開元寺沙彌爲狐所媚羸瘠垂死玄初噓氣禁呪之狐即躍出衆殺狐其疾輒愈范廷芳之子曰孟奎庭芳鍾愛如重璧蛇鬼侵之沉痼不能脫玄初飛符往劾虵鬼遂絕玄初不以爲已足尋受霧寶大洪於曹桂孫會吳越

被兵游魂出爲厲玄初建壇陳醮祠白鶴五十回翔壇上久而後去及浮河揚燈二燈飛起高懸柳枝人驚以爲神功萬夫長沈貫母疫痛念之弟置聘玄初修祠事實因問曰聞君能召鶴有諸玄初曰然遂延神要之素羽翩翩自空而來凡四十又二若相屬指其呼者實喜復問曰君能致吾母魂魄乎曰可即剪紙爲旌令童子執之玄初左右顧盻作叱嚇聲旌重將壓地母降於童音聲威儀如平生實與家人環之以泣初雪川有神師曰貞洞乙呼雲役雷押褁如見戲晚授其徒王繼華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步宗浩

宗皓欲授人無勢意者見玄初因以其秘示之自時

厥後雨暘有兆若郡二千石縣大夫俱致書稱弟子

請玄初禱之屢有奇應其尤異者洪武戊申京師旱

夏五月至于秋七月不雨太師李韓公方秉鈞軸丞

命左司郎中劉元中迎玄初致雨是月庚寅設雷壇

於台城山硃書鐵符投物楊子江中波濤遽興玄初

夜坐斗下存神窈冥電光燁燁遶身達旦辛丑玄初

握劍上壇召風師雷伯誓之俄陰雲蔽空大風拔木

雨降如翻盆韓公曰此法師雨也四民觀者僉曰此

法師雨也玄初曰未也明日辰時再降雨乃足爾至

期復來然有黑龍蜿蜒見西方迨午始霽韓公以幣贈玄初玄初不受竟拂袖東歸朝晉嘉之以文辭道其功者不可悉數明年庚戌上欲問鬼神情狀於道家者流嗣天師張眞人與玄初皆被召錫燕於光祿寺禮導其還又明年辛卯之秋九月已亥上召玄初至京見於武樓從容賜坐訪雷霆所以神之故玄初對曰天地之間無踦陰陽者因其運轉故有神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參本同一理爾上悅今年壬子春三月小司中書右丞府汪公命玄初致禱仍於台城山建

壇其應如神玄初為人多內功兼好澤物葺門石橋費將巨萬計玄初談笑成之初主丹霞道院嘗一新其祠廟繼住持常熟致道觀觀有丹井蕪沒且久玄初求得之重甃以甓作亭覆其上玄初嘗搆來鶴軒於丹霞密林間披鶴氅衣手執黃庭經一卷焚香默然坐人競稱之為鶴林高士云太史公曰予游江南覩玄初鳳皇臺上雙瞳爍然長眉聳然傲睨於萬物之表竊意纖山仙人乘鶴以笙而下也亟往叩長生久視之要玄初乃言曰混沌之時一氣孔神無形與聲人之無門了盡索於呼吸之根乎其體中虛玄象

之初不依物以居之、枝扶而華疏、能黜其知、守其愚則羣陰盡銷、而純陽獨舒矣、予盍愼諸、予敬受之、以還、而未之能行也、然而玄初之役使鬼神者、其能幹天道之樞歟、抑玄初孝於親、一日不見親、懸懸如戀慽慽然若有所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玄初所以能變化者、其或有繫于是歟、非歟

周顚仙

顚仙、姓周者、自言南昌建昌人也、年一十四歲、因患顚疾、父母無暇常拘、於是顚入南昌、乞食於市、歲以爲常、更無他往、元至正間、忽入撫州、一次、未幾仍歸

南昌、或施力於市戶之家、日與稠人相襍、暮宿闤闠之下、歲將二十餘、俄有異詞、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當是時元天下承平、將亂在邇、而顛先發此言、乃曰、異詞、不數年、元天下大亂、所在英雄據險、殺無寧日、其稱僞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顛無與言也、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建業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拜於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者謂顛曰、此來何謂、對曰、告太平、如此

者朝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為先、有時遙見以手入胷襟中、似乎討物、以手置口中、問其故、乃曰、亂子、復謂曰、幾何、對曰、三三手、此等異言、大槩知朕之不寧、當首見時、即言婆娘反、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麽動人心、只有胭脂胚粉動得婆娘嫂裡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虱多爲說、於是制新衣易彼之舊衣、至朕覩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許菖蒲一莖、詢顛者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

朕紬爵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内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燬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内煆煉之薪盡火消之後揭缸視之其煙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即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主僧領之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奇之明日命駕親往詢視之至寺遥見顛者來迓步趨無難容無饑色是其異也因盛殽肴同享於翠微亭膳後朕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

一月以覘其能否主僧如朕命防顛者於一室朕每三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是出凡人也朕親往以開之諸軍將士聞是爭取酒殽以供之大飽弗納所飲食者盡出之良久召至朕共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立右邊待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爾打破箇桶做箇桶發此異言當是時金陵村民聞知爭邀供養一日逢後主者俄聽異詞噫教爾充軍便充軍又聞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箇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時問顛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者曰彼已稱

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頹態、仰面視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曰、此行爾偕往可乎、曰可、詢畢朕歸、其顛者以平日所持拐擎之、恶趨朕之馬前、搖舞之狀若壯士揮戈之勢、此露必勝之兆、後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遣人問之顛、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舟薄岸泝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朕曾謂相伴者曰、其顛人無正語、防閑之、倘有謬詞、卽來報焉、當中流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

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於江中至湖
口失記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者領去湖口小江
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命往者何不置
之死地又復生來對曰難置之於死語意未既顛者務
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
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爾殺之朕謂
曰被爾煩多殺且未敢且縱爾行遂糗糧而往去彼
莫知所之朕於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
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顛者所向之
方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無人惟太平

官側草莽間、一民居之、以顚者狀詢之曰、是曾見否、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太平了、爾爲民者用心種田、後於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莫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荊楚、乙巳入兩浙、戊申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顯者、至、自言於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方今虛誑者多、朕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答、是僧伺

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朕、不與見、以詩二首寄之、去後二年、以便人詢之、未曾見否、其赤腳僧云、不復再見、又四年、朕患熱証、幾將去世、俄赤腳僧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其送藥至、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見既病人以藥來、雖其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兩片、其二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醆子內喫一醆便好、朕遂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點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丹藥香、醆底有丹砂沉墜鮮

紅興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住天池寺、去巖有五里
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往視之、某與同往
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艸衣者入請天
眼曰、此何人也、曰卽今人王、詩、又問曰詩將視看、對
曰、已寫於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
記乎、曰能、卽命錄之、初見其詩粗俗無音無韻、似乎
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取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
以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與尋常、不在鐫石事耳、國
之休咎存亾之道已决矣、故紀之以示後人、

張三丰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云張仲安第五子名君寶字全一一字玄玄別號保和容忍三丰子生有異質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手持方尺一笠一衲寒暑御之不飾邊幅人目為張邋遢日行千里靜則瞑目蜷臥所啖斗食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處山林遊城市嬉嬉自如傍若無人有請益者竟日不答一詞經籍典墳過目成誦與人議論三教等書如決江河洪武初至大和山修煉結菴於玉虛宮庵前古木五株師棲其下久則猛獸不噬鷙鳥不搏人益與之又入武當謁玄帝於天柱峯遍歷諸山搜奇

兒勝嘗語鄉舊云茲山異日當大顯於時我始於五龍南巖紫霄刈荊榛拾瓦礫但粗創焉命丘玄清居五龍盧秋雲居南巖劉古泉楊善澄居紫霄又尋展旗峯北陲卜地結草庵奉玄帝香火日繹眞言於黃土城卜地立艸菴名會仙館謂門弟子周眞德曰爾但善守香火成立自有時來非在于也至二十三年拂袖遊方而去常往來於長安土洞菴隴西楊仕斂乃岷州衛指揮揚其二家初仕斂始生三丰識其啼聲曰此兒必英物也後果貴顯遺小鼓於岷之楊氏雖戔大鏞音莫能混後亦以不知所在遊揚州瓊花

觀有題瓊花律詩語灑洒實自況也三十四年我
太祖皇帝遣三山高道訪于四方竟弗至
太宗御極奇其術遣使致書曰眞仙張三丰足下復
命禮科都給事中胡濙道錄任一愚柢山術指揮楊
永吉徧詣名山訪求未獲特勅正一孫碧雲於武當
建宮以候天順中贈爲通微顯化眞人錫之誥命先
是元末居寶雞金臺觀辭世留頌而遊民人楊軌山
置棺殮訖臨窆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抵秦闢武當或
游襄鄧間洞觀一世睥睨千古天順末或隱或見問
者專以道德仁義爲言心與神通神與道一事事先

凡如神後往來於鶴鳴山半年迄今不知踪跡南川居士曰昔嚴君平賣卜城都勸人以忠孝之道陳圖南對宋太宗以養身寡欲治世安民數語君子韙之今三丰吐辭發語專以仁義忠孝勸世道著太微功參玄造詣未可虛無為無補于世教也

三丰遯老題蓬萊仙奕圖云蓬萊仙奕圖乃龍陽子冷君所作君武陵人名啓徹龍陽子其別號也中統初君年尚少與邢臺劉秉忠從沙門海雲遊書無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曆衆伎皆能通之至元間秉忠入拜太保參中書君乃弃釋業儒

遊於霅川，與故宋司戶參軍趙孟頫於四明史衛王府，覩唐李思訓之畫，忽發胸臆，效之不月餘，山水人物，悉得其法，而傳彩尤加纖細，神品幻出，出此以丹青，鳴於時，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太丹，出示平叔悟真之指，悟之如已作，至正間，百數歲矣，綠髮童顏，如方壯時，值紅巾之亂，避於金陵，以方藥濟人如神，

大明維新，君有壽鶴之誣，隱壁仙逝，此卷乃至元六年五月五日爲予作者，予方將訪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識其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奉遺元老太師淇國丘公，三丰此跋，蓋永樂二年四月也，冷君

名謙字啟敬洪武初以善音律任太常協律郎今云名啟敬或以字行亦未可知跋謂至正間啟敬已百數歲又謂其隱壁而逝則誠神仙也三丰張姓名玄玄跋謂至元五年端陽日得此至永樂二年始輟以贈人計其齒當過冷君其爲眞仙亦無疑矣予嘗於王屋山遇三丰徒孫所謂陳鐵牌者言三丰遼東人正統間猶在後不知所之蓋二公國朝神仙之最顯者儒先君子槩以爲世無神仙豈通論哉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七

稗編

文類

史通　劉知幾

六家　尚書家　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

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纂
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爲二
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邵又錄開皇仁壽時事
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
其義例皆準尚書

春秋家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爲本紀考其宗旨
如晉春秋自是爲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
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
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家逑孔子云没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

冢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爲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卅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爲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爲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爲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爲的准焉

國語家、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氏錄其行事、因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

史記家、梁武帝勑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異者、惟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于宋年、其編次多依倣通史、而取其行事、

尤相似者共爲一科故以科錄爲號皇家類處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爲其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插雜言（謂採世本國語國策等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

蔵言按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

其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爲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爲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倣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文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楊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切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昔干寶議撰晉史以爲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爲

文終宋袁
故宜列此
删議

譜注于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

本紀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案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繆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

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稱帝名正可抑同羣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葢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概人臣儻追加大號

止八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園虛謚間厠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爲魚貫、又紀者旣以編年爲主、唯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彥淵撰後魏書李百藥撰北齊書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如彥淵帝紀、載沙苑之捷、百藥帝紀述淮南之敗是也全爲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

列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

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
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為其標冠若商
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
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其同於
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為義攀列傳以垂名
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厠於名
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為小蓋以其因人成事
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
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
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于今稱之豈假編名作

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于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遺跡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傳班史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

天文志 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爲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至如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拆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澒色著青蒼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

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刋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唯有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矣、

藝文志 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煩累、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周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輒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二志、騁其繁富、百倍前修、非

唯循覆車而再軌亦復加潤背以半額者矣近者朱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讐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

五行志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客遠應始皇臥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桂樹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蝝螽震食崩拆隕雨霜雹大水無氷其所證明實皆迂闊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侯螟蝝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襚或

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旻穹垂譴、厥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略諸、且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惟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爲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錄、況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略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

雜志 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

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北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爲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托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蒟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

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郯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姬后故推氏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夷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爲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

撫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爲務曾何足云

論贊 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彊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闊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衒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無味承祚懦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惟温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像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已降流

蕩志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卮無當、曾何足云、王邵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斯之謂矣、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馬遷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

贊尋述贊爲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小者則張之以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蕭子顯 李百藥）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

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

斷限　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跡、有限斯極、固旣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日、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其若是、膠柱調瑟、不亦繆歟、但固之踳駁、旣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塗、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

求其所書之事者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爲歎息矣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與網羅之所及者蓋亦惟二袁劉呂而已矣若進鴆行弑燃臍就戮總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刋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蕩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他記則無宜重述故

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覊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風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氐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離種稱亦自號眞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僞比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李諸姓據有凉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横加編載夫尚書者

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群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全寫禹貢一篇降爲從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若夷狄本係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瓠高句麗以鱉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鬬徙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騈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

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載文

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謟、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

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他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僞謬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者、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近古則不然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

假手已不可改

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水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烈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勑皆責成羣下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嚚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開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愼近

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黜貶，則斗筲不木，罪不容責。夫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此所謂自戾也。夫作者形言，本無定准。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覩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近代則不然，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為准的。此所謂一槩也。

言語　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也，（王劭撰齊志、宋孝王撰關東風俗傳）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

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姆多媸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損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至如周太祖實名獺、魏本索頭、故當時有童謠曰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齧斷索、又曰獾獾頭團欒、河中狗子破爾苑、又西帝以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狀、如此事類、可豪遺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略而不載、賴君懋編錄、故得權歸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不盡、亦多矣、是以董狐南史、齊首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也、近有敦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

可以効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時與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

簡要 近史記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聖純孝欲言人晝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捷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迹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酖

為酒藥脯以毒獻公曰奚來驪姬曰世子以祀故致福在君將食之驪姬譏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識也覆酒于地而地墳而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曰天乎天乎吾君之國子之國也子可遲於為君又禮記云晉將伐宋使覘之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甚哀曰宋不可伐也此則既載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諸史人有行事美惡者皆以具其紀傳中續以贊論重述前事此則事跡既書贊論又載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公羊傳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于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敘事之省其流有

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其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郤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爲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字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

字也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

隱晦

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闊略而語實周贍既而丘明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

卜、其教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援廟桷動於甍、師人多寒、王撫而巡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

妄飾 論逆臣、則呼為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辭、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牢籠一世、或包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

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爲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答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幸、爲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當矣、而虞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非當者矣、

【摹擬】天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楊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則比跡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

亦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于寶撰晉

絕至誤孚急葬必云葬我淇甚滯且無二君何我之
有淑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二國
君既城屠葬桓行霸與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
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
聊生晉師是討後無相怨而于寶晉記云吳國既滅
江外忘亡豈江外被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滅亡乎
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
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
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
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
說春秋者皆妄爲解釋也如晉司馬受命躬爲帝王罪

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紀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荅者豈是敘事之理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

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王令孤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千旣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謝承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其爲讓非讓道也又楊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

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為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

同也、凡例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臧、前稱子產則次是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袁山松云書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已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書事 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

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爲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僞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劉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

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葢惟親
賢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晉書止列
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已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
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
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爲之口勞題署由其力
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葢
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
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爲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
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也則有父
官令長子秋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乃

敍其名位、一一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四也、

史傳　　劉勰

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傅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

後魏志斷論　　魏收

今鼓吹鐃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今樂府鐃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鐃章、非古؜怪哇之辭、並皆詳載、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爲

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非屬荊豫今隸青兗朝爲零桂之士夕爲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爲之涸淆職方所以不能記自戎狄內侮至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雍兗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於荊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鴈之歌士蓄懷本之念大宋受命重啟邊隙淮北五州翦爲寇境其或奔亡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以班固馬彪二志晉宋起居凡諸記注悉加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百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爲易元嘉中東海

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其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亦出班固馬遷共爲一家者也

史論中　　蘇洵

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

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辨如酈食其忠如周
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甚其難而
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
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
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
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
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
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
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
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

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覩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厠乎其間是以

絕而弃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備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自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也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葢元始之間王莽爲麥

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

正統辯

陶宗儀

辯曰今日之修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肯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勳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

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于遼金之抗于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豬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於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寖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復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于天祚凡七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覦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乘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再

考金之有國矣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纂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爲君長保其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册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辭以告和結爲兄弟晚年且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又其說之曲而陋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與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

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以吳魏爲分繫而以蜀漢爲正統何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爲篡逆不當合爲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爲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爲何如哉且石敬塘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謂之承晉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爲閏以宋統不爲受周禪之正也可荷以五代之統

論之則南唐李昪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爲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周繼漢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萬歷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爲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接唐以爲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爲南史爲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

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餘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阨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爲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絕爲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玆惟

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爲遊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華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前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族屬疎遠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仍在江東例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僞斥之乎此宜不得以南渡爲南史也明矣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論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者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

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

正統問　　徐一夔

眉山蘇氏有云正統云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元亮曰宋之太祖既受周禪平江南平湖南平嶺南平荆平蜀至於吳越恐悚待命所未臣者獨河東一彈丸地可以謂之有天下矣比見四明陳氏著續通鑑綱目其書太祖崩曰宋主趙某殂至太平興國四年始揭正統歸之豈非以河東未臣而以敵國例之歟余曰非也太祖之北征也嘗因河東諜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讎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爲重困此

一方之民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遂不致伐以此觀之則河東之不足爲正統累也明矣彼陳氏之書夫豈至當之論哉